

139
10

14
139
10



門 曾 4
號 139
卷 10

甘澤謠

唐 袁郊撰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
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驟舟行溺於洞
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
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
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

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神鬼避之撤淫祠甚
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
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
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卽我之
故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
鉤緝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
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昔洞庭張樂是
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淨
世之憂煩也忽睹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

非據曲終乃寤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焉太樂官歛帛二百
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
末兵興楊元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
授先生同其緬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鍾律李密頗能

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阻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阻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爲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爲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罽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

者能付其道而永自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爲將帥者慕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民之罪乃彫戈旣授玉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那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代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己則曰亂盜私於己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

下。是忘輦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己。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祇禳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弑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豈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

里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卽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嬾殘

嬾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卽收所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
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
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
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
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
祭嶽修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緣山磴道
爲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鼓噪
以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嬾殘曰不假

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皆爲狂人嬾殘曰何必見嗤
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
若雷震山路旣開衆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
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
微傷嬾殘曰授我筆爲爾盡驅除衆皆曰大石猶可推
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
啣之而去嬾殘旣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李公果十年
爲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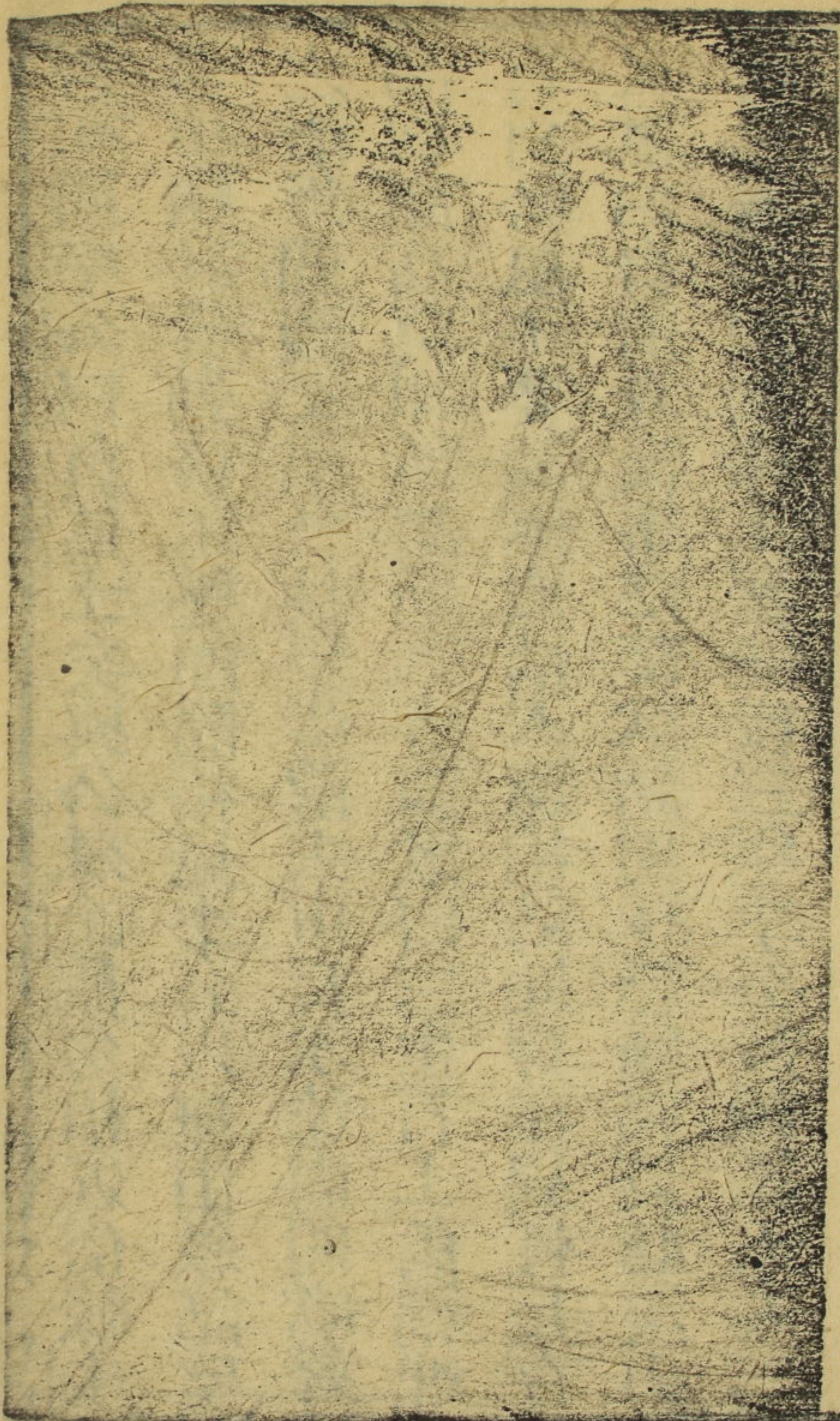
圓觀

圓觀者大歷末洛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荒學之外音律貫通時人以富僧爲名而莫知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歌酒爲務父愷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絕其知聞惟與圓觀爲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拓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

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由人請出從三峽而去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泊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修達錦檔負人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此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泣此數人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托身之所踰三載尙未婉懷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旣見矣卽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環也請李公曰請假以符咒遣某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浴兒三日亦訪臨若相顧一笑卽其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相見公之期

也李公遂悔此行為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酒獻於水濱李公往爲授朱字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厚葬圓觀明日李公廻棹言歸惠林詢問觀家方知已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叱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

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矣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墜卽隨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潛然圓觀又唱竹枝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尙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謂初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



金華子雜編

唐 劉崇遠撰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騷擾，盜賊游起，六合爰業。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哉。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鄉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擾，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惋嘆之音，謂極于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賊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之荼苦，猶甘薺焉。

李景讓尙書少孤，貧。太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雒，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坍墮，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因窺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切不可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醉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身爲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得宜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寔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掩如故。」其

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于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海，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職，退隱于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稍近于女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樂營妓人。

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善於適願也如是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里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于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

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舡一舡壓重起而視之卽有衆龜層叠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到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視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舡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客惋嘆不已

楊琢嘗語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于堂

手中盤饌皆被眾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灾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歲幸于晉陵珠時爲縣亦云皆目之所親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處呼喝于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曰或聚眾其家老父懼備

以柱杖探燕巢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裊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越其屋騰空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年皆墮敗焉

耳目記

唐張鷟撰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
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
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閣知微奉命詣默啜議和司賁丞田歸道
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
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
微爭於殿庭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宜和後默

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
知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
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職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史
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彥高卻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
案須徵發者於小窓內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高乃謂
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沒刺
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

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
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漲牆獨自戰甲
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
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
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曰問府史曰何名私忌
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曰於房中
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

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呼角切其頭仍加溲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為鳳曬翅彌猴鑽火等以椽王目足而轉之竝研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繩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賊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刹殿中號為鬼面夜在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騎拔檣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縛於上號

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拘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雞腕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濶丈餘裹餒蠹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為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禮樂赫壑唱夜又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獻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美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

璣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間王月肉食之盡飽而止璣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卻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

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具貧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如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慙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主頭破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侯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卻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

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耳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果亾敵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秦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

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魅也

唐柴駒馬紹之弟有才力輕捷迅捷踰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竒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

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
曆樂推之名。昔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
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邱作禍於前。望夷
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烏思靜於飛陳。作魚豈
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
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
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
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亾。雖驅百萬之

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
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
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
烟。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
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
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
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

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縣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猶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大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没人掖庭。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

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會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兎子爲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

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秦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會。日中無影焉。年九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

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泊歸青丘。主公已歿歿矣。瑤祖具以忝出所觀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其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人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侍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

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謹以相國鎮汾傲謁之
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
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
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
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卽應命而奏之聲清韻
古感動神人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
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
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息
先王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
前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

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
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
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
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
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
弄人衆共知唯稽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
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
山甫早疑其音韻始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
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

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悞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
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
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曼郎中莫又元秘
書蕭珣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
華館故待詔之琴棋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
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
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游嘯歌而已冬月亦
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暍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
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爲

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
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其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
每飲其道藝奮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瓊博學善
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
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
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
其文學而晒其詩之拙也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
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傅本豫章人少儻儻以

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傅素能飲，是日大醉，惟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溪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林中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傅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傅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麗，卽以僕人所持白挺出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傅，傅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傅亦踣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

傅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後。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刃前斫虎腰，旣折，傅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傅以聞，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會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工。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宏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奏爲部將，遣使于鄴，旣

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
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
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
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奏
聞其言遠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
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
可久留旣覺庭奏疑懼卽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
旬值軍民大變宏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
湊庭奏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

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
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
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
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達入侍因以壽春公主
妻焉庭湊旣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
太師子元達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
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
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
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

奏至鎔凡五世六王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福祿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奇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一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下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冲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人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卽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闖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卽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

諸賢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
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
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
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釁不是憂之行軍司馬路
晏會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言
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祭公正直不忍傳刃卽匣劍而
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
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
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皇縣

尉張師曾卧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
之卦就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
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
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筮之賀卽决卦慘然而問
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
雷震自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養樂
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
藁城鎮將會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
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

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迺未土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益遲之謂也。

瀟湘錄

唐 李隱撰

高宗承祚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可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棄焉。至夜

其修藥宮人及所監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携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而轉濟貧之自常不食時即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王得藥者無不愈或自遊江岸聞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領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傍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即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

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悉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效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上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清江錄 二集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憐之一日忽
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
因何却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
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
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
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
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專斷公事殿前東西
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
命亂國革命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

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
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
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
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
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虛罪及我府
事行之日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
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
人自合懼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
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

衣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曰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對見蒼壁方仔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書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敕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毒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秘此事亦不聞於上其鳳舞飛去其書藏於

玉匣中三日後忽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聞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人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為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耶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

以社稷為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耶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為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為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

怒之耶。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斌之女也。性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已妻薛氏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室內同寢。修已自外

人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啣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携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偏身有白毛。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此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遂詣薛贊家。以告贊。乃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之。欲殺焉。薛氏

乃私誠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我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實能容我卽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寧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携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果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白將軍

既入拜母後令羣盜盡殺薛賀家屬惟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薛去

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嘗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旣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啟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爲

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卽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尙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秉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那無死後之靈邪况浮生子生之曰不以生爲生死之曰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旣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

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功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者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無烈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尙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華陰縣令王真妻趙氏者燕中富人之女也美容貌少適王真洎隨之任近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而輒至趙氏寢室旣頻往來因戲誘趙氏私之忽一日王真

自外人乃見此少年與趙氏同席飲酌歡笑真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其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侍婢扶掖趙氏起之俄而趙氏亦化一蛇奔突俱去王真遂逐之見隨前人者俱入華山久之不見

咸通末年張璠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憩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璠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日我王象之也一日我黃真也皆曰我三人俱自泮水來欲一遊龍門山耳乃共閒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經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

於家再宿而回可同一謁之璠因亦同行至路北二里果見一宅甚荒毀既扣門有一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哉象之曰張璠秀才也李特黃真卽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并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若皇上修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取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璠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

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聞高論我實疑之黃家兄弟
竟是誰也其君輩人耶非人耶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
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我三人皆
精也儒服子卽鬼也珽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
也象之曰我玉精也黃真卽金精也李特卽枯樹精也
儒服子卽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自
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詣之君是生人當快我輩既
君不怯故聊得從容耳珽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體
奚不語耶鄭適乃命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爲吟風

嘯月人今是吟風嘯月身之上路邊吟嘯罷安知今日又
勞神珽覽詩捨然嘆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
不復化象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怒而去適亦不留珽乃拂
衣及至門下迴顧已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
皆中劍而踣惟枯樹精走疾逸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
帶及一金杯在路傍珽拾得至長安值之了無別異

肅宗時安史之亂芳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
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
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

忽有一少年子携一劍亦至呵聞守威曰我遊說之士
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
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
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眇上皇又存佐國大臣
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
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主耶有歸
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爲天下主其如
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

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
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
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
名而欲誅不忠之輩又曰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
得位君無說邪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
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崐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
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
百餘人皆環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
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

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開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繼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却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勅者，恒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恒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恒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引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勅，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勅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

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曰：「勅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勅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燭，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勅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婦人，卽不可。」欲聞卽可，勅又入戰，復不利，勅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

更聞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勅懼乃力
止左右勅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何人也非人也何不
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
與我陰軍競力耶勅方下馬再拜又謂勅曰安祿山父
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勅又
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擁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
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勅得此書頗達兵術竊
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貞元未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

多酣醉而歸於舍人或以爲狂寄寓牛載時當素秋風
蕭氣來萬大凋落長空寥廓塞雁連聲布衣慨然而四
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
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鸚歌
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
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卽宛若春及老髦卽如秋
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大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
節天地蕭榮秀叢林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
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

吟此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
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酌長安酒榮華零悴又奚爲老
叟乃歡笑與布衣携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
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馬舉鎮淮南曰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
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
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而問之叟
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
仇若不知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

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
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
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
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盈虛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
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
旣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
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者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
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
衝閔人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捨

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末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嬰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也。嬰曰余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舉。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哀六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去。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分左右召之見室內惟一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

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其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焚之。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饑寒。至於解衣推食。畧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嘆曰。我欲平天下禍。辭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賢我。欲救天下饑寒。而衣食亦自不充。天地神祇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謂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

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饑
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神仙之術空有名未
之睹也徒聞秦始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祇爲千載譏
誚耳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
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
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
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
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
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

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卽化不在山卽不化但偶純陽
之氣合卽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
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却付一人勿
輕授勿終秘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
以不義彼不以譏寒爲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
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
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爾言訖
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游歷天下以黃金
賑濟之絕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歷中每爲人書大篆字
得錢卽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
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
立於井傍謂龜年曰君之貧之自前定也何每因母稍
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余常
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付養且母年老而甘旨每缺雖
不憚勤苦於傭筆其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
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
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

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如四五達門後
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仍舊以餘錢厚葬其母復
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
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
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而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
年曰往日天知爾不孝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
爾貧乏今日無甘旨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
不爲親乃爲己也龜年驚愕慙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
爾昔日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

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
言訖復滅軀年果貧困而卒

朱仁者世居嵩山下耕耘爲業後仁忽失一幼子年方
五歲求尋十餘年終不知存亡後一日有僧經遊造其
門攜帶一弟子其形容似仁所失之幼子也仁遂延僧
於內設供養良久問僧曰師此弟子觀其儀貌稍似余
家十年前所失一幼子也僧驚起問仁曰僧住嵩山薛
蘿內三十年矣十年前偶此弟子悲號來投我我問其
故此弟子方孩幼迷其縱由不甚明僧因土育之及與

落髮今聰悟無敵僧常疑是一聖人也君子乎試自熟
驗察之乃與家屬共詢問察視其母言我子背上有一
壓記遂巡驗得實是親子父母家屬一齊號哭其僧便
留與父母而去父母安存養育倍於常子此子每至夜
卽失所在曉却至家如此二三年父母以爲作盜伺而
窺之見子每至夜化爲一大鼠走出至曉復來父母問
之此子不語多時對曰我非君子也我是嵩山下鼠王
下小鼠旣見我形我不復至矣其父母疑惑間其夜化
鼠走去

岐州西二十里王祐者豪富之家也第宅華麗擬於貴顯常開館舍以待往來至於珍饌芳醪雖有千人詣之曾不缺乏忽一日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山道士學真携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祐性且好道既聞之忻然出迎延於深院敬待倍常道士問祐曰君如是富足敵侯伯之樂也福則福矣其如不賢祐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設食於門下以俟賢俊耶以待餓者而餉之耶若以待餓方今天下安樂餘糧棲畝人無乏絕又何餉之若以俟賢俊則不聞君延一賢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

賢耳無訝我言我恐君有憑痴之名喧嘩於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緣君倍常敬仰我也祐遂慨然動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聞人之好樂必有其師事縱橫者實存游說之志讀孫吳者那無爭戰之心哉某手携一張琴負一壺藥者豈獨欲勞頓也抑有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我藥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濟於人與夫家累千金剝削人者則

殊如以古之豪貴之家待士則怍矣必以賢思有別慎
保身名無反招謗耳祐復再拜道士乃命酒自酌總嚙
遽辭去祐令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
之

前後儀令焦封罷任後喪妻開元初客遊於蜀朝夕與
蜀中富人飲博忽一日侵夜獨乘騎歸逢一青衣如舊
相識馬前傳語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從之亦疑是誤
相邀俄至一甲第屋宇崢嶸既堅請入封乃下馬入之
須臾有十餘婢僕至並衣以羅紈飾之珠翠皆美麗其

容質此女僕齊稱夫人欲披揖封驚疑未已有花燭兩
行前引見大扇擁蔽一女子年約十七八殊常儀貌遂
令開扇引封前拜揖於堂而坐前後設瓊漿玉饌奏以
女樂乃勸金樽於封夫人索紅箋爲詩一首以贈詩曰
妾失鴛鴦伴君方萍梗遊小年歡醉後只恐苦相留封
捧詩披閱沉吟良久方飲盡遂復酌金樽仍酌以一絕
詩曰心常名宦外終不耻狂遊誤入桃源裡仙家爭肯
留夫人覽詩笑而言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得
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誰相留千年萬年夫人甚

喜動顏色，乃徐起佯醉歸帳，命封伸伉儷之情。至曙復開綺席，歌樂寮亮，又與封共醉，仍謂之曰：妾是都督府孫長史女，少適王茂，王茂客長安，死妾今寡居，幸見託於君子，無以妾自嫌爲過。嘗念卓王孫家文君，慕相如曾若此也。封復問是語，轉深眷戀，不出經月餘。忽自獨行而語曰：我本讀詩書爲名宦，今日名與宦，諸未稱心而沉迷於酒色，月餘不出，非丈夫也。侍婢聞者告於夫人，夫人謂封曰：妾是鸞鵲家女，君是宦途中人，與君匹偶亦不相虧耳。至於欲以名宦榮身，足得詣金闕謁

明主也。妾爭敢固留君身，抑君顯達乎？何傷嘆？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無使我虛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寶送封，人關及臨岐泣別，贈玉環一枚，謂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與我幼時所弄之物也。復吟詩一首以送，詩曰：鵲橋織女會也是不多時，今日送君處，羞言連理枝。封覽詩受玉環，愴情尤甚，不覺沾灑。留詩別曰：但保同心結，無勞織錦詩。蘇秦求富貴，自有一回時。夫人見詩悲咽良久，復勸金爵而別。封雖已發志回京洛爲名宦，亦常悵恨別是佳麗，方登閣道見嶮巖深爲鬱鬱，忽回顧遙

見夫人奔逐遂驚異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謂封曰我不忍與君離因潛奔趕君不謂今日復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輦封疑訝復且喜遂相携達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餘猩猩來其妻奔出見之喜躍倍常乃顧爲封曰君亦不顧我束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願自保愛言訖化爲一猩猩與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惟一草衣小舟綸竿而已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之畧無慚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以爲漁之隱者或有問之曰

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於青史皆爲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身足餘則易酒獨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嘆服之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於此其漁者見之悲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

一山僧付與幸垂憫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僧之義其

人驚念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於南山中有族屬今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爲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

荆州有一商賈說趙名侗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侗妻云趙侗貨物俱沒於湖中侗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一人一如趙侗儀貌未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詢問其故安存過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侗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

容我却出投交友俄而侗輩物傾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隣家其趙侗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侗奔突南走趙侗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侗曰我遇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爲一赤色虎吼而去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來衣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坰既獲兔後其鷹犬與所從我

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死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心無貳少年沈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者蓋欲君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我實不敢更設詐也君言不移急人之心

我卽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貳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已誓報君之惠不忘今夜旣言誠實事也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日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爲一虎去

鄴中富人于遠者性奢逸好良馬居第華麗服玩鮮潔擬於公侯之家也常養良馬數十匹忽一日有人市中

鬻一良馬奇毛異骨人爭觀之遠聞之酬以百金及馬至廐中有一老姥扣門請一觀遠問之曰馬者駿逸也豪俠少年好之宜哉老母奚觀老母曰我失一良馬十年遊天下訪之不得每遇良馬必永日觀之未嘗見一如我所失之馬也何阻一觀不以爲患遠因延入從容出其馬以示之老母一見其馬因怒變色回視遠而言曰此我馬也遠曰老母之馬奚爲人賣昔者何得之何失之老母曰爲我昔日偶北叩山神爲物傷目化身以求我我以名藥療之目愈遂以此馬賜我我得此馬惟

不乘之上天若乘之遊四海之外八荒之內祇如百里也我常乘之東過扶桑有一人遮其途而問我此馬焉及夜至西竺國忽失此馬我自失此馬已來十年不息遍覓天下人皆不知我訪此馬也去年今日流沙見一小兒言有一異馬如飛倏然東去我既知自東方疑此馬在中華必有常人收得此馬我今當還君百金馬須還我遠性癖好良馬又聞此馬之異深悵惜之乃拜老母乞且暫留以翫賞數日老母怒曰君若留此馬必有禍發遠因亦怒老母之極言令家僮十餘人共守此馬

遺出老母其家果火盡焚其屋子日竇遠仍見老姥入宅自躍上此馬而滅

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寇晝伏夜動行旅往往遭殺害至明日畧無蹤出人甚畏懼不敢晨發及暮至旅次有一道士宿於逆旅聞此事乃謂衆曰此必不是人當是怪耳深夜後遂自於道傍持一古鏡潛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道旁何人何不顧生命也道士以鏡照之其少年棄兵甲奔走道士逐之仍誦呪詔約五七里其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

至曙復還逆旅召衆發掘之有大風自隙走出乃盡殺之其患遂絕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悞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女夢一少年可二十以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疆寇也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與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覆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當應君指使我既得庇託於君不至饑渴

足得令君所求，猶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至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隣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穎驚起，欵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却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

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却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却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自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隣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却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頃與隣家飄風驟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

錄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携此婦人而逃不知所之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卽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亦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卽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

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畔將何以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卽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期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與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日須

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畔將，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回。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頰鯉，顏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竒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頰鯉即騰躍，逡巡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爲妖怪。老姥恐爲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

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絕，其頰鯉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爲一丸丹。老姥曰：此頰鯉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

--	--	--	--

